

—谈波短篇小说选—

#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

谈波 著

異文叢  
陌文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陌。異  
文叢

#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

谈波短篇小说选

谈波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出版人：胡洪侠  
策划/出品：共同体（北京）工作室  
责任编辑：高照亮 吴琼  
封面设计：有间广告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谈波短篇小说选 / 谈波著. —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80709-744-0

I. ① —… II. ①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7430号

---

###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谈波短篇小说选 Yidingyao Geinige Jingxi: Tanbo Duanpian Xiaoshuoxuan 谈波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34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8.5  
字数：149千字

ISBN 978-7-80709-744-0

定价：38.00元

---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质量印刷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一

# 迟来的礼物

周 纳

十年前我还在大连，在我们的朋友刘浩涌组织的饭局上时常见到谈波。谈波相貌文雅，曾在独立导演高文东的作品《黑白》里出演黑社会老大，高文东对此的解释是，现在的黑社会老大都戴个眼镜，文质彬彬。可参考《无间道Ⅱ》里的吴镇宇。

谈波是半个“老大连”，出生在山东，父亲是军人，七八岁时随军来了大连。我祖籍也是山东，祖父母 1957 年去北大荒垦荒，落户东北。我们都是山东人，在心理上是亲切的。我在大连待了几年，对大连人、大连作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沿海城市的丰足，使得大连人有一种天真热情、毫无保留的海洋性格。谈波在石化企业上班，不为生存所苦，不为体制所累，天气好了就去海里游个泳，无论其人其文，都是我们所羡慕的。每每和在京的朋友说起谈波，除了“谈波的东西

就是好啊”这些车轱辘话，就是“谈波的写作状态多好啊，收入稳定，还能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人家卡夫卡不就这样嘛，白天在保险公司上班，晚上写牛皮烘烘的小说”。说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真的逃离北上广，打道回二线城市过太平日子去了。

谈波是幽默的。有段时间，他经常在博客里提到“老谈”——他儿子。“老谈又考砸了。”诸如此类。小伙子上初中时，跟同学在手机上看陈冠希陈老板的摄影作品，被老师当场抓住，电话里让谈波好好管教。谈波是这么教育儿子的：“你怎么能在班里看那些东西呢？要看也要回家看。”现在“老谈”上大学了，女朋友带回家，帅哥美女，一对璧人。谈波又喜不自胜地在微信朋友圈里贴出小情侣的照片，为人父母的天真与热忱，可见一斑。

看了十年谈波的小说，收集了他几乎所有作品，也算熟悉谈波小说细微的演变，因此从作品的角度谈谈我的看法。谈波在小说技巧上多有探索，难以统一归类，因此仅从其若干作品中剪取一二，以管中窥豹。

谈波对语言有极致的追求，惜字如金，这是公认的，也是其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早期作品擅风格简练的白描，颇似巴别尔《骑兵军》新闻速写式的风格，笔下人物甚至有股哥萨克骑兵的狠劲。在小说《于大头》的结尾，谈波这样写：“他本人一手驾船，一手用一根旧鱼叉指着咬牙切齿的工兵，两只脚则踩住于大头。他有言在先，谁在船上先动手就把谁

叉海里喂海参。二十岁的船老大从没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行过船。一个浪头掀起，就是一面大坡，有那么几次，爬着爬着就滑了下来。把稳了舵，重新爬，兄弟。”海上剪影，令人如临其境。

多年来谈波坚持写短篇小说，对每篇小说都精巧构思，力求篇篇不同。短篇小说是最适合运用写作技巧，同时也对作者和读者要求较高的文学体裁。前贤如塞林格、鲁尔福、科塔萨尔、卡尔维诺，对此多有探索。喜欢这些作家的读者，想读国内的作品，不妨看看谈波小说。诸如平行叙事、故事套故事、日志式独白、符号化命名等小说技巧，以及卡尔维诺式夸张的语言叙述，在谈波小说里都能找到。

这些对普通读者来说，颇具阅读难度。我在网上贴过他的《出租司机话真多》，有人回复：“看不懂。”好在这方面已有先例。坚决不让读者读得顺心的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曾经把喜欢不劳心智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单拎出来命名为“雌性读者”，虽然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但不失其道理所在。考虑到科学工作者们早就指出，人在胚胎时期即自带雌雄两套生殖器官，人的性别十分复杂，不能简单由性征来判定。因此科塔萨尔的定义其实也没错。

这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无非是，谈波小说给人的阅读体验是快餐式小说不能比拟的。所谓的纯文学，有不少也无法经受阅读经验的增长。而谈波的小说历久弥新，有经典小说

的品质，耐读。十年前我看《同学会上的刘爱华》，觉得这个不错，故事套故事，技巧别致。十年后重看，又有新的感触。小说开头，“她坐下来就没有挪动地方，嗑着瓜子，保持微笑，等待着插话的机会。终于说出句什么，对方还没有听见”。寥寥几句，描写出刘爱华的尴尬处境，颇有奈保尔式的刻薄。在这里插一句，我也算奈保尔的脑残粉，阅读中经常被奈保尔的讽刺虐到掩卷（因为联想到自己的相同经历）又欲罢不能。回来说谈波——再跟朋友讨论，又有新的发现：刘爱华所讲的恐怖故事与作者所讲的刘爱华的故事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恐怖故事本身就是面镜子，被杀害的姑娘儿们对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刘爱华，聪明的姑娘对应了作风放浪、玩弄男性于股掌的金彩。谈波把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放进一篇精短的小说里，故事里外实现了微妙的平衡，真是老狐狸精。

谈波扎根于大连市井，有深厚的写作根基，令人羡慕的写作资源，作品接地气，见众生。他一直都在刻画那些活灵活现的石化工人、老海员、赌徒、黑社会、张三李四。小说的质地却随着时间慢慢改变，从早期的速写白描、中期的技巧繁复，变为明珠般的圆润慈悲。谈波给小说吹入一股仙气，带入无法言传的情感。《私奔》是一篇非常受女性读者欢迎的小说，小说里的刘颖，因为一本有丁玲肖像做封面的《小说月报》，抛下繁华的城市生活和前夫吴国庆，跟着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复员兵去了大兴安岭当农民。“小颖浪漫。”吴国庆评

价。“浪漫能当饭吃？”刘颖的母亲不解。以当代趋利的价值观来看，刘颖就是“作”。但谈波以一颗温柔的心，善待了他笔下死心眼儿的姑娘。在《三个初中生》的结尾，他写道：“他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姑娘，了不起的是你。”

谈波小说里多痴人。《王欣荣》里写刷车班工人王欣荣，离婚三年，专注做前夫刘家柱的备胎，在小说高潮处迎来了刘家柱的婚礼，刷车班姐妹看王欣荣没动静，有人忍不住揭开伤疤：“王欣荣，你没去参加刘家柱的婚礼啊？”王欣荣号啕大哭。饶是如此，还得去刷上三天油罐。《给他那冰冷的铁栏杆》写一个“捡破烂的”，惦记上人家拆下来埋在花坛边的铁栏杆，三番五次去偷，扭送派出所放出来后，还是一天去三趟。如此执着，铁栏杆的主人受不了了，要把铁栏杆挖出来送货上门……送货上门啊诸位！真是“莫道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我周围的朋友对谈波小说多赞不绝口。而且隔上几个月，就有不熟的朋友通过相熟的朋友传过话来，说非常喜欢谈波小说，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更多作品。因此，谈波对我们来说，更像一个接头暗号，他的名字被口耳相传，他的作品被私下分享。他有一些至今都不认识的“骨灰粉”，在到处安利他的小说。谈波小说集能够出版，对于“骨灰粉”来说，不啻为莫大的福利；对于追求智力趣味却无缘“遇到”谈波的读者，



不失为“迟来的礼物”。我相信这部小说集足以传世，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是为序。

2015.06.19 于北京

## 在大连

曹 寇

应“回声书店”之邀，我去了趟大连。书店活动无须赘言，反正都那么回事。要说的是谈波。

大概十年前，网络刚普及。因是新生事物，那会儿人们对网络的热情高于眼下，尤其是 BBS 相当热闹。而文学和诗歌论坛尤为火爆。这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为数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一方面苦于屈居一隅缺乏交流，另一方面埋头写作却无处发表。关键是，许多人在艺术审美上并不信任体制文学那一套，也不屑于那种交流和发表。网络的出现可谓一次“文学解放运动”。人们可以在不计其数的 BBS 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玩，然后结识“臭味相投”的家伙。比如我就在“橡皮”和“他们文学网”认识了谈波。那年头各种“版聚”也颇流行，人们希望见到每天在 BBS 上互相“顶”“沙发”或“扔板砖”的网友，相见恨晚或不欢而散都是应有之义。异性之

间由网恋一夜情而至走入婚姻或天亮就分手也时有发生。“他们文学网”就曾连续两年在南京的半坡村酒吧搞过此类版聚。不过，觥筹交错之际，远在大连的谈波我们是无缘见到的。

无论是发言还是作品，在我印象里谈波都是一个民间高人的形象，源于广泛阅读和艰深思考的见识让我钦佩，结结实实而又别具一格的作品令我折服。此外，谈波与其他网友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他不仅不参加任何网友聚会，即便在论坛上，他也从不和任何人称兄道弟。他的所有言行都表明一点儿，摒弃写作上的人情世故，只遵从自己在文学上的判断力。值得庆幸的是，谈波的判断力总是那么精准。

可能正是这样，对于刚刚起步写小说的我来说，谈波的肯定让我备受激励。转眼十年下来，BBS时代也早已过去。最近这些年，我没有在网络上遇见过谈波。但始终记在心里，告诫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拜望一下。老实说，如果谈波不在大连，我未必会应邀参加书店的活动。

真好。谈波与我想象的一致：质朴而又智慧，热情不乏冷静。我在作家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恶习都不存在于他的身上。比如文艺范儿，比如夸夸其谈，比如一口出于交际而练习多年的普通话……他很正常，很普通，老婆孩子，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夏天到了偶尔会到海里游泳。此外就是孤独地阅读和写作，不求发表，不求出版，毫无怨念。文学于他，完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等同于呼吸空气，但也到此为止，而绝

非获取名利的器具。这几乎是一种修行。他写得那么好（这一点儿鲜有人知）是有道理的。

基于谈波，我要盛赞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城市干净整洁，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所未见过的。以前只见过青岛和上海那边的海，一度质疑“碧海蓝天”是否属于文学描述？在大连看海，始信真有这么回事。大连姑娘也漂亮，高挑、热情、坦率，祝愿她们都能嫁个好人家。

2013.03.22

##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

林 舟

在韩东的推荐下，我阅读了谈波的小说，那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惊喜的文字。谈波不为大多数搞文学的人所知，远离文坛，默默地写。他写得很少却写得那么好，好过今天许多声名显赫的作家。这样说当然是我的一己之见，并非在感慨某种不公平（说到公平，那是有标准的，现在的文坛显然没有什么标准），而只是庆幸自己读到了他的作品。我相信，对文字有所追求的人都会从谈波的作品里得到鼓舞，学会耐心而谦逊地对待文字，感受到文字书写与生活世界的真诚关系。

读谈波小说的时候，我会经常想起卡佛说的，短篇小说中要有某种威胁感或危险感，感觉什么在迫近，什么东西在不断逼来。我以为，这也正是谈波的小说的魅力所在。

先看《老舅等着咱们去钓鱼》这一篇。通篇主要写在公

交车上兄弟之间的对话，简直是向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致敬之作。我们顺着兄弟间的对话看下来，慢慢地知道，弟弟可能有些智力上的障碍，他们的父母都已不在世，弟弟大概还住在又老又旧的风子里，哥哥和与他们看来很亲的老舅则搬到新居里；哥哥上班时弟弟打他手机给他添了麻烦，弟弟到哥哥家去遭到嫂子的嫌弃，弟弟去找上大学的侄儿玩引起哥嫂不安……所有这些信息不是直白地描述出来的，而是读者在“听”哥俩的对话中推断出来的。如果说这些只是“事态信息”的话，那么在做出这样的推断过程中，联系少有的动作——替弟弟占位子，让位子，放包，整理衣领……读者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意态”信息和“情态”信息。譬如，哥哥看起来对弟弟很严肃，很是怪他长不大，有些烦他，但实际上内心又很爱怜这个弟弟：新发的工作服要给他，劝慰他不要记恨嫂子，心疼弟弟老吃方便面，表示退休后要给弟弟做饭……一种内在的紧张和矛盾通过一个个细微的信号慢慢地显露出来。当我们读出这些来的时候，会进一步想到，哥哥约了弟弟去钓鱼，其实只是找一个机会与弟弟沟通，安抚一下弟弟。根据我们对弟弟状况的了解，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沟通未必有效，哥哥试图避免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哥哥背负的心理压力不会因这次沟通而减轻；我们甚至悬想，哥哥在这次沟通失败之后，该如何处理与弟弟的关系。这就是一种生存，伴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一点儿点地啃噬内

心却无以摆脱、无法解决。这样的人，在茫茫人海里我们会随时瞥见却毫不在意；这样的情绪，在繁忙嘈杂中我们自身也会遇见却无法较真。

运用这样的对话展开叙事，其实难度很大。如果担心交代不清而大量借助背景，有可能导致索然无味；如果暗示不够则无从索解；如果对话过于冗长，则会沉闷得将人吓跑。谈波的本领在于让所有这些矛盾都得到恰到好处的处理，在平稳的节奏里展现出平衡的内力。叙事视角的控制和调度起到关键的作用。全篇除了近似影像摄录的反打镜头在兄弟之间切换外，视角切换极少。开头运用全知视角，一连串即物性很强的动作捕捉：哥哥紧贴车窗的脸，弟弟竖起的鱼竿，哥哥挪开包，顺鱼竿，弟弟移动的视线，哥哥让座位，等等，这一连串动感极强的叙述将兄弟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中间引入一对学生恋人限知的视角，尤其是女孩的忍不住的笑，透过她的感知和表情，我们看见兄弟俩的表情。后面插入全知视角时是停车，学生恋人和全车人下车，必要的背景交代——旅游淡季。这之后便是最具隐私性的对话内容。

读谈波的小说，我屡屡感受到叙事视角的调控给小说讲述带来的趣味横生、意蕴无穷。像《我是保镖》《同学会上的刘爱华》《病孩子》《给他那冰冷的铁栏杆》《老王和小王》，等等。控制是力量的表现，而发力点散布在各个地方，就像一个懂得操控自己身体的运动员，一个完美的姿势完成之际，

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的力度都被调用起来，而且和谐一致。如果说，谈波的控制从句子的层面上是靠视角来完成，那么，它在词语的层面上则以细节来组织。谈波的小说让我们体会到，通常所谓细节生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系列的细节之间呼应、勾连、对照、映射，形成了结构性的关系，终至于其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同学会上的刘爱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若干看似平淡的细节，藏而不露，悄然发力。其中有一段写到中学时刘爱华讲故事的情景：

刘爱华讲道：“小伙子说，咱们睡觉吧。”

坐在刘爱华旁边的金彩赶快解释说：“人家是大人了，可以一块儿睡觉。”

其实完全多余，因为没有人会在意“睡觉”这个词另有含意。孩子们完全被杀完人再把尸首扔进地窖里这个事实吓坏了。至于小伙子骗了大姑娘的什么，怎么骗的，统统不为他们所关心。可是，虽然不解其中奥妙，王保东仍然把这最动人的一幕和最紧张的一幕一同抓取了下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表明，金彩慌里慌张的脸红才是令他念念不忘的真正缘由。

这个情景一开始在叙述者全知视角下展开，但后面悄然



落到了人物王保东的身上。其中的细节耐人寻味：刘爱华会说故事，同学们深陷恐惧，不懂其中涉性之事；金彩的解释表明了她在性方面的早熟；王保东主观感受里那“最动人”“最紧张”的一幕，“令他念念不忘的真正缘由”是“金彩慌里慌张的脸红”。这些细节由王保东的记忆而连接了故事里最新的时间和场景——老同学的聚会，它们在相互对照与勾连中隐藏着整个小说内在的逻辑，提供了走进故事深处的节点：如果说曾经善讲故事而又心地单纯的刘爱华，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那么此时的故事编织似乎只能在证明自己的自欺欺人，还有接下来的被人善意或恶意地欺骗。多少年之后，当刘爱华编织金彩与自己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故事时，她不知道自己正落入另一个故事。这另一个故事以金彩的性早熟为基点，核心是她从国外回来之后的滥性，殃及刘爱华，因为睡了她的丈夫，导致了刘爱华的精神崩溃；而当有人以王保东是金彩回来后睡的第五个男人刺激他时，王保东已毫无反应。这时候，曾经在“念念不忘”中依稀可辨的少年情怀与性爱期待的混杂，似乎被实际的性经历完全替代或者完全摧毁。一些“重要情节”显然被故意省略掉了，譬如导致刘爱华精神崩溃的金彩与她丈夫的偷欢。但是小说对细节的处理细致入微，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情绪的清晰捕捉，提供了还原整个线索和情节的节点。

这样的叙事注重的是给你具体而准确的信息，但是不提